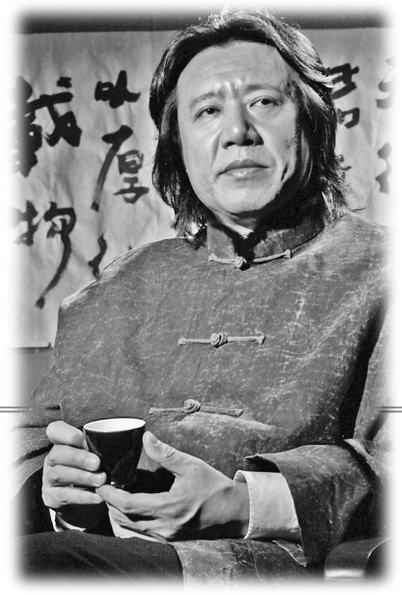
你是我的镜子 当水彩与漆艺相遇

□本报记者 杨宁舒

他们,一个是哈尔滨水彩画家张翔得,徜徉在水色氤氲的壮阔空间里,他爽朗豁达的性格尽情张扬,故乡的风物人情在他的画面里自由奔放,流淌出一种深沉大气,同时亦不乏细腻的赤子情怀;一个是来自台湾新竹的漆器艺术家彭坤炎,隐逸在长满漆树、鲜花满坡的"世外桃源",他沉静的性格越发醇厚,历经数十个寒暑的艺术生涯,他发展出堆漆不依附他体而独立伸张的技巧,其作品基于传统的漆艺基础,更吸取了现代雕塑的思想和养分,将"堆漆"由"工艺"提升至"纯艺术"的地位。

两条看似平行的线,却在某一天交汇了——



水彩与漆艺 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暖宴

虽然是偶然相识、且性格迥异,但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殷殷情怀,让张翔得与彭坤炎一见如故。于是就有了7月17日在黑龙江省美术馆开幕的《2015哈尔滨张翔得·台湾彭坤炎当代艺术联展》,展览由民建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文化厅、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台湾新竹文化局、黑龙江省画院共同主办,来自台湾新竹各界近30人组成的艺术代表团专程赶来莅临画展。

联展共展出张翔得水彩画及国画作品112幅,彭坤炎50件漆器及茶则作品。水彩画的色泽如清晨的阳光,永远是温雅和明媚的,带给人们诗意延绵的视觉美感。期间错落摆放的漆器作品,有的如落日红霞般醒目耀眼,有的如暮色森林般深沉含蓄,半抽象的造型散发着现代雕塑特有的魅力。二者交相辉映,热切对话,带给观众的是不同以往的立体的视觉暖宴。

其实,这已经不是两位艺术家第一次举办联展了。去年7月,《2014哈尔滨张翔得·台湾彭坤炎当代艺术联展》在台湾新竹举办,由哈尔滨艺术家组成的代表团一行30余人莅临展览现场,与当地艺术家和美术爱好者热情交流,新竹当地的音乐家和茶人还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展览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此次在哈尔滨举办的联展,亦受到了黑龙江美术界和媒体的好评,观众络绎不绝。

跨界艺术 来自阅历与心灵的"贯通"

张翔得是一位善于"跨界"的艺术家。身为黑龙江省现代水彩画院院长、黑龙江省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他以水彩画家的身份,在北京国际艺博会上四次摘"金",是最高奖项三连冠的唯一得主,并被评为"最具影响力艺术家"。他的水彩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曾在中国美术馆、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举办画展,作品《风雪夜不眠》和《老城往事之一》被中国美术馆馆藏。

然而,张翔得的艺术成就并不仅限于此。他研习书法多年,书风自在洒脱,笔墨空灵。他将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之美融入西方水彩艺术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面貌。其作品整体雄浑大气,同时又不乏细节之美。借由炉火纯青的水色流动技巧所产生的氤氲效果,结合中国画特有的渲染和留白手法,同时融入铁线一般遒劲生动的书法线条,让整个画面呈现出浓郁的东方情致,设色淡雅、气韵生动,仿佛音乐一般韵味悠长。

此次联展,除了72幅以冰雪为主题的水彩画作品之外,张翔得还首次呈现了自己的40幅国画作品。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在相对陌生的国画领域,他不但没有畏首畏尾,反而跳出传统与现代的"条条框框",大胆布局,让激情尽情地在画中驰骋,画得自由而奔放。无论是"精灵"系列的绮丽俏皮,还是古典人物和京剧人物的传神与写意,亦或是"傻子"系列中文人画特有的"拙",虽然风格迥异,但背后却藏着一种共同的情怀,即奔放、深情、哲学的意味和书写的意趣。他成功了,被同行赞为"颇具大家风范"。

《乌苏里船歌之二》 张翔得 77cmx57cm 2015年

艺术的背后 藏着一颗宁静安详的心

中国漆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数千年前就已见于生活用品中,漆器制作之精美,技艺之高超震惊世界。

彭坤炎沉浸在漆艺的创作中,已有数十寒暑。他以传统工艺材料,从事着现代艺术面貌的创作。现代雕塑家、超现实主义大师摩尔的半抽象造形,以及萨金的夸张变形风格,都给彭坤炎的艺术带来极大的启发。他把现代概念运用于传统漆艺材料上,经过反复的尝试,结合现代雕塑思潮及自己的主观意旨,塑造出简洁流畅、极具抽象美感的现代漆艺作品,并发展出"堆漆"不依附他体而独立伸张的技巧。将漆器由"工艺"提升至"纯艺术"的地位——在结构上舍弃一切依附的物体,在形体上舍弃一切日常的器皿,纯粹用漆来作艺术的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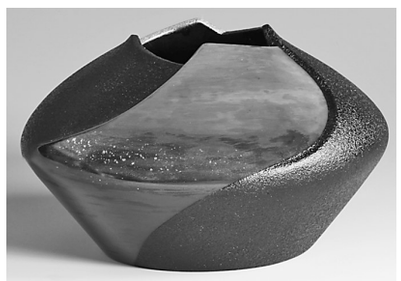
作为传统工艺的继承者,彭坤炎有一颗沉静无比的心。他熟谙天然漆的性质,但当这些美丽的"生漆"舍弃骨架胚胎依附的物体后,在毫无凭借的情况下,他只有腹案在胸,然后掌握天然漆与空气接触后的质变,使漆的黏性及凝固度发挥到恰好程度,每天仅能以一公分的进度,不断地堆积建造,往往一件作品需要六至十个月以上才能完成。对于如此艰难的创作过程,友人曾以四句话来形容:"一日两三滴,百日初成气,反复打磨再髹饰,半年始见有生气。"由此可见他执着于创新堆漆艺术的耐心与毅力。

这些质感优雅、触感温润的堆漆作品,备受社会瞩目,常获邀赴欧洲、澳洲、美洲等国展出,并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在台湾获得美展银牌奖、民族工艺奖等殊荣,在日本入选世界工艺竞赛,并获得"日本漆工协会会长赏""日本内阁林野厅长官赏"等重要奖项,被台湾艺坛赞为"台湾之光"。

很多人在欣赏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时,都会发出啧啧惊叹。世界是嘈杂的,艺术家的心却宁静而安详。或许我们欣赏的,不仅仅是他们浪漫的艺术作品,而是这些作品背后呈现的那样一种专注而沉静的生活方式。

《出众》 彭坤炎

《晨曦》 彭坤炎



《星夜》 彭坤炎

《奔放》 彭坤炎

微信号:hljrbswan
扫描二维码关注

方言是文学之盐

□刘诚龙

汪涵最近发起了湖南方言调查"响应计划",邀请数十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去做田野调查,"响应计划"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组织10支调查研究团队,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录音、录像、文字等方式保存方言资料,进行数据库整理。这计划够气魄够雄心的。大计划是要大烧钱的呢,汪涵这伢子好,好就好在,这般纯粹的公益事业,他纯粹是个人掏钱,自费500来万来纵声高唱这曲"中国好声音"。

与老屋、故居及古村落相比,方言更承载了我们更遥远的乡愁与更悠久的记忆,物质遗产难经岁月风吹雨打,方言俚语更能穿越沧桑口耳传承。今天的湖南土语可遥遥地接通《离骚》,以湘方言去朗读《楚辞》,不更能抵达屈原的内心与文化的意境?

方言,是我们古文化之库,却成了现代化之痛,人的不断迁移与普通话的强势推广,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亡,百年老屋修修补补还可继续百年,方言一旦消失又何处可寻?语言学家曾统计,人类每十天便有一种方言从世界绝传。我们这代人,还说着一口洋泾浜官话,说着一口湖南普通话,如我,虽离开了方言系统,却始终忘不了方言,居处异地二十余年,还有人"听不懂",我以顽强的毅力在保护方言;我的孩子,出生于老家,叫她说方言,可说一口流利的土语;但她说得更流利的更顺口的是一口普通话,再过三五年,等到与方言没脐带绾系的"言三代",他(她)还会说老家话吗?富不过三代,方言更不过三代啊。

汪涵的担当,是把方言录进数据库,作家的责任呢,可把方言存入"现代汉语"。黄遵宪有诗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等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将这方言俗语放进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会沉浸到五千年以后子孙语言基因里去,焕发"中国好声音"的夺目光辉。许多有追求的作家,很多想在海量的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作家,多是有意无意,潜意识的,下意识的,会把本地最精彩最富表现力的方言,水乳交融融进作品中去。方言,成为作家作品的徽记,也成为作家作品的徽章。孙犁何以开创"荷花淀派"?赵树理何以建构"山药蛋派"?周立波的"山茶花派",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以及海派作家与京派作家的文学特质的形成,不仅是依仗当地的风土人情,本地语言的运用,也功不可没,吴侬软语,中州音,粤语东北话,川调闽南语,大嗓门的湖南土声,都成为可以分辨文学流派的特质元素。

"每于急语中,忽入以方言",普通话里的千言万语,都缺词了,无法来形容时,方言便会显其无可代替的功力。方言之所以被作家所喜欢,源自方言本身是最有表现力,或也很富生命力的语种,胡适先生说:"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胡适先生还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最有生气的方言放进作品,为文学出彩出了大力气;方言在文学里效力后,其中那些很规范的有活力者,也会进入汉语词典,进入全民语言。赵本山用了东北方言中"忽悠"一语,不也"忽悠"了全中国?没词了,众里寻他千百度,汉语里寻不出词来了,用一个湖南方言"搞"字,啥都"搞定"了。

方言是作家作品出味的味素,自然是文学作品中的盐,不过也只能是文学语言中的盐。方言最大缺陷,是适应性太小,在自个村庄,在同个乡村,方言自可当饭。置身异地,又何以交流?方言也是融入人群融入世界的大障碍,满口方言,便成鸟语;一个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作家,他不愿也不能全用方言写作——全是方言,写给谁看?方言既是文学语言之盐,可放不可多放,湖南人再吃得咸,霸得蛮,也不能一碗一碗地吃盐是吧。

方言或可成乡人之饭,却只能成为文学之盐。保护方言,人人有责,以传播语言为使命的作家自可奋力参与,为保存方言建功,只是作家有心,也很无力。现在,汪涵自费那么多钱,请专家在建方言数据库,我们呢,没钱的也可来出份力。

《南京! 南京!》与《拉贝日记》

□贝特酥

取自于同样题材的两部电影自然容易让人比较,但相对于两部电影好坏与否,唤起我们心中的记忆似乎更重要,历史的痕迹不要遗忘。

《南京! 南京!》整部影片让人很压抑,黑白的世界,晃动的镜头实在让人有点眩晕。三十分钟的攻坚战,八十多分钟的斗争与强暴,十分钟的救赎。其实对这段历史我印象最深的是历史课本上那些数字,三十万,这个数字足以震撼到每个人的心灵。想完整地展现这段历史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痛苦的。影片布景很容易让人沉进去,每分每秒都让人窒息,破旧的楼房,随处可见的尸体。角色分两类,前者斗阵,后者希望。战士为抵抗侵略抗战到死,女教师为挽救更多人生命而牺牲。小战士生命得到延续,日本军人在矛盾中自杀,风尘女子为希望献身自己,翻译用自己去偿还所犯下的错误。影片并没有通过残酷的杀戮场面来震撼人们的心灵,而是通过日军对弱小女子的兽性来刺激每一个观众,这比一枪致命更容易刺激人类的神经。所以角川对姜老师的一枪从侧面也解脱了她。

最后的祭祀,让人印象深刻,信仰不断压抑着角川,但是在人性面前让他矛盾,痛苦。其实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是需要我们冷静下来细细思考,历史的印记是最好的说明。

《拉贝日记》从德国西门子住南京办事处经理约翰·拉贝的角度来描述。约翰·拉贝的身份在那个背景下十分特殊。按道理他应效忠于希特勒元首。可是在中国生活的27年,让他把自己最黄金的时间献给了自己的事业,也同样献给了中国。对周围的一切他有深刻的认识,他比那些远在德国的纳粹军人更了解周围的环境。对工作的执着让他执意留在中国,但在残酷战争的现实中让他认识到自己需要做的更多,因为人性的善良让他需要牺牲更多。拉贝也是人,对死亡同样有恐惧。环境与个性造就了这一切。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无时无刻死亡的威胁让他无法入眠,对待日军的暴行很多时候他也是势单力薄,只是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出来。他不是超人或者蜘蛛侠,他只是一个热爱工作,生活,爱自己老婆的平凡人。战争对他精神的压迫超出了许多人能承受的范畴,他的决定可能就失去几十人或者上百人的生命。约翰·拉贝值得人敬佩。

百人斩,让人很受刺激。直白的让其他一切表达都显得无力。日军的人性已经在这场战争完全丧失,更可怕的是连舆论媒体也同样。就如一道闪电照亮黑夜,让人看得一清二楚。

影片最让人动容的是编剧不仅仅在描述日军的残酷行径,还在对希特勒政权进行抨击。

《南京! 南京!》与《拉贝日记》都需要我们的掌声,在电影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爆米花电影。

《自新大陆》与德沃夏克营造的世界性乡愁

□闫语

在日本人江本胜看来,水有记忆和神秘的倾听能力:听重金属或是摇滚,水珠的结晶图像会紊乱不堪,听到巴赫则呈现出完美对称的图案。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几乎瘫痪的欧洲妇女,某天听到了古尔德弹奏的巴赫《平均律》,身体有了奇特反应,后来竟然在一天天的聆听中慢慢康复了。

是的,音乐有治疗效果,有时候甚至胜过某些药物。这也是我听到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极慢板时的瞬间感受。身在异乡,想家的时候,我只能打一通电话或是长久地望着家人的照片,那些流逝的时光就又重新追上了额头,皱纹里的往事温暖着我远游的心。对于初次踏上美洲新大陆的德沃夏克来说,跳跃着阳光的泉水,在风中弹奏的齐特琴,在麦田里打滚的小男孩,是不是就像一个个邀请,一次又一次抵达,却又无法抵达呢?

1893年,德沃夏克应一位富商太太的邀请,抵达纽约,担任新设立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他人在美国,日子久了,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开始慢慢变得比纽约街头的一座奇异雕像还要陌生,他思乡情切,尤其思念留在布拉格的孩子,德沃夏克乡愁蕴积。

说到乡愁,美国民歌音乐就是一种乡愁集合体,从黑人灵歌、爵士乐到乡村民谣,这乡愁是印第安人在故土沦为异乡人的感受,是黑人集体无意识深处对非洲的回望,是白人流亡至新大陆的伤痛。其实,乡愁就是我们每个人。穿过一座自己的城市,却没有家,是什么感觉?眺望一扇窗户,却不能走近它,因为灯光是属于别人的,这样的夜会不会加倍的冷?那些离开家去外地求学工作的人,那些为了老人和孩子到处打工赚钱的人,那些远嫁他乡的人,那些精神上背井离乡的人,还有那些被音乐的浩渺乡愁所击中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乡。那么德沃夏克的故乡又在哪里呢?是奥匈帝国的布拉格,还是捷克的布拉格,抑或是波西米亚的布拉格?德沃夏克说:"我写的总是真正的捷克音乐。"那么又是哪个捷克呢?就像捷克国歌的名字一样《我的家乡在哪里》。

"山青青,水茫茫,微风吹细浪……"这是小学音乐教科书上曾经出现过的一段歌词,年轻的音乐老师把一个个清丽柔婉的汉字填入黑板上那段早已写好的五线谱中,一支地道的中国式思乡曲就诞生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首歌就是以《自新大陆》交响曲中的一段充满无限乡愁的旋律改编成的。当英国管独奏出那段充满奇异美感和情趣的慢板主题时,我瞬间就爱上了这首曲子,也爱上了这个波希米亚的德沃夏克,这个在四海为家中恬淡自安又天真温婉的德沃夏克。

《自新大陆》是德沃夏克最著名的作品,大部分创作于纽约东17号大街327号,在爱荷华波西米亚人聚居的小镇斯皮尔维尔润色。如果你去到美国爱荷华州的斯皮尔维尔,就会看到村口画着一幅德沃夏克在河边创作的油画。画面上,他孤单地坐在河边一个满是年轮的树墩上遥望着远方,膝盖上放着曲谱,手里拿着笔,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和草地。这样的景象和我读到的一位去过德沃夏克家乡的朋友对内拉霍奇夫斯自然景观的描写类似,奇怪的是,我对这些景色好像很熟悉似的,仿佛在他的音乐里都似曾见过。我良久地注视着这幅画,德沃夏克安静地坐在那里,他的脸静止不动,而且越缩越小,被定格的只有那片翁郁的树林和茵茵的草地。他在遥望什么?是画面以外的那个春天?是春天后面那一幢红色屋顶白色围墙的二层小楼?还是屋子后面越来越清晰起来的布拉格?另一幅画面出现了,音乐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深的焦点,把从未间断的季节越缩越短,短得让人触手可及,像一个记忆。

从初识德沃夏克音乐时的《自新大陆》,到融入淡淡哀愁旋律的《母亲教我的歌》,德沃夏克一往情真的一面深深打动了我,也契合了我的某种情感,长时间温暖着我。当一种精致、优雅的情感支撑着一个饱满的听觉世界,当阴晴不定的天气在用力撕扯着我对母亲的想念,当窗外飘飞的雪花也加入冬天的暮色,故乡,这个令无数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正在用一个处境,指引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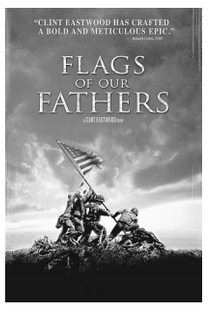
1895年4月,德沃夏克不堪思乡之苦,离开了美国的新大陆,回到故乡布拉格,担任布拉格音乐学院院长一职。对德沃夏克来说,故乡波西米亚是永恒的,美利坚沸腾的生活也是永恒的,他在美国这块新大陆感受到的创造精神应和了他健康的流浪情怀,如同海顿或舒伯特。乡愁,在德沃夏克那里是精神意义上的,而非单纯的泥土,我们不必去到波西米亚就能同德沃夏克一起进入他为我们营造的世界性的乡愁。谁又能说,离开了美国的德沃夏克,在他的晚年时光中就一定没有对美国的思念呢?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是整部交响曲中最为有名的,经常被提出来单独演奏,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旋律,这首交响曲才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由衷喜爱。

德沃夏克,一个冒着淡绿色炊烟的名字,它安静地沉睡着,就像在我的时间抽屉里,有着圆形、方形或是随便什么形状的记忆一样,星光灿烂的过去和顶礼膜拜的现在,如同命运般已等了我许多年。《自新大陆》,一首伟大的曲子,它带着离乡人的血脉和灵魂在天空中徐徐地飞翔,像一封信,地址一模一样,收信人的姓名却被偷换了。

好吧,让我们来聆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在第一个音符悠扬响起时,我们不期待也不猎奇,就让现实被精雕细刻成声音内部的静,过去的每一个刹那,多像一张脸,被镜头捉住就停在现在,之前和之后都是等待。

电影:反思战争

《鬼子来了》是真正反思战争的内地电影,编导姜文说: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



战争没有荣耀可言,战争的双方都是人,有些还只是孩子。他们恐惧,并且不清楚他们是为什么而战斗。好莱坞演员兼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通过关于同一战役而拍摄的两部电影《硫磺岛的来信》和《父辈的旗帜》,有力地向人们昭示了这点。

《细细的红线》揭示了战争摧毁一切的本质——谁也不会幸免。

《现代启示录》强调了战争对人的异化,融入了对人性、对战争以及现代文明的哲学思考。